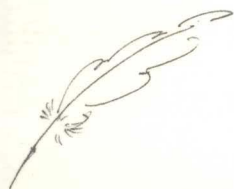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英] 多佛 等 K.J.Dover and others ● 著

古希腊文学常谈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古希腊文学常谈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英] 多佛 等 K.J.Dover and others | 著

陈国强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希腊文学常谈/(英)多佛等著;陈国强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9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ISBN 978-7-5080-7110-7

I. ①古… II. ①多… ②陈… III. ①古代文学史—研究—古希腊
IV. ①I54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1193 号

© K.J.Dover, E.L.Bowie, Jasper Griffin, M.L.West 1980.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1500 号

古希腊文学常谈

著 者 [英]多佛等

译 者 陈国强

责任编辑 孙 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WW024)
阶段性成果

“古典学丛编”出版说明

近百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文教的几乎所有各类学科——之所以说“几乎”,因为我们迄今尚未引进西方现代文教中的古典学。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我们需要引进的是自己没有的东西——我国文教传统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并无“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之分,其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西方文教传统实难比拟。然而,清末废除科举制施行新学之后,我国文教传统被迫面临“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的切割,从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争”。既然西方的现代性已然成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如何对待已然变成“古典”的传统文教经典同样成了我们的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实有必要深入认识在西方现代文教制度中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典学这一与哲学、文学、史学并立的一级学科。

认识西方的古典学为的是应对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现代文教问题:即能否化解、如何化解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西方的古典学乃现代文教制度的产物,带有难以抹去的现代学问品质。如果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古典学,就不可唯西方的古典学传统是从,而是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恢复古传文教经典在百年前尚且一以贯之地具有的现实教化作用。深入了解西方古典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问题,有助于懂得前车之鉴:古典学为何自娱于“钻故纸堆”,与现代问题了不相干。认识西方古典学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人的必经之途,仍然是研习古传经典,中国的古典学理应是我们已然后现代化了的文教制度的基础——学习古传经典将带给我们的是通透的生活感觉、审慎的政治观念、高贵的

伦理态度,永远有当下意义。

本丛编旨在译介西方古典学的基本文献:凡学科建设、古典学史发微乃至具体的古典研究成果,一概统而编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11 年元月

中译本说明

1944年5月底,周作人在北平的日本书店里见到及勃(Richard C. Jebb, 1841-1905)的《希腊文学初步》的日译本,生出许多感慨,遂写下《希腊之余光》一文。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第一代学人中,惟一位一直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关注“希腊”的人。他感慨道:“这《希腊文学初步》在日本也已有了译本了,中国恐怕一时不会有,这是很可惜的事。”又云:“日本在明治末年也还是很少谈希腊事情的人,但克倍耳教授已在大学里鼓吹有年,近二十年中人材辈出,译书渐多,这是很可羡慕的事。中国从何说起!此刻现在,学艺之不振岂不亦是应该,当暗黑时正当暗黑可也。”“克倍耳”当指 Dr. Raphael Von koeber(1848-1923),乃日本政府延聘的一位出生于俄国的德国西方古典学学者,于1893年至1914年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为周作人所不知的是,1950年,日本成立了西方古典学学会,到目前为止,该学会会员竟有600人之众;^①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均设有西方古典学专业。如若知堂老人知晓日本的这些发展,再来反观中国之学艺,当又会生发出怎样的感慨呀!

及勃是19世纪后期英国的“国学”大师,在西方古典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索福克勒斯悲剧译注和《阿提卡演说家:从安提丰到伊塞俄斯》(*the Attic Orators: from Antiphon to Isaeus*),现有九卷文集行世。然,据译者所知,他初版于1877年的《希腊文学初步》当是英语

^① 信息得自 Ichiro Taida, “Dawn of Western Classical Scholarship in Japan”, Kaohsiung: 2011 the 5th TACM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世界最早一本普及性的古代希腊文学史著作,之后有默雷(Gilbert Murry,初版于1897年)、波纳(Sir Maurice Bowra,初版于1933年)和本书(初版于1980年)的类似著作。这四部普及性的古希腊文学史著作均出自英语世界各自时代的“国学”巨擘之手,所不同的是,前三部均为一人所撰,本书则由多佛等四人据其所长分别撰写。在撰写体例上,及勃将全书分为早期希腊文学、阿提卡文学和衰落期的文学,默雷强调以著作家来划分章节,波纳更多的是以文体来划分章节,显然,本书更多的是依照波纳的体例来撰写的,这也是该书《初版序》里要提到波纳的一个原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若仔细比较四个时期这不同的四部普及性著作,当可见出古代希腊文学研究百余年来在西方古典学界重要的变化情况。幸赖孙席珍等三位先生戮力坚持,虽几经磨难,终于在1988年将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译竣面世,这是汉语学界古希腊文学研究的一件幸事。

多佛等四人撰写的这部《古希腊文学常谈》,是译者2007至2008年访学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古典语文系时的枕边之物。想当初白天、黑夜地学习古希腊文,艰难枯涩到竟盼望一天学习任务的完成,入睡前好捧读几页这《古希腊文学常谈》,这阅读竟成了那段时期我生活中莫大的消遣和快乐。回国后,在译者开设的“古希腊文学”课堂上作为教材来使用。所以,译者一直有愿将之译为汉语,给对古希腊文学感兴趣的学子提供一本入门读物。然而,该书汉译本能够得以面世,全赖刘小枫先生鼎力支持,译者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原书没有一个注释(除了原书页42处对PMG的说明外),本译本也采用此体例,即尽量不加注,除非译本正文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

音译专有名词,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如雅典、苏格拉底等外,则返回希腊原文,按照伊拉斯谟(Erasmus)发音体系来音译,伊拉斯谟发音体系里有争议的,则以W. Sidney Allen的《希腊语音:古典希腊语发音入门》(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为准。并尽量按照罗念生制定的《希腊拉丁文译音表》来选择汉字。但因为从希腊文人名、神名本身就可看出性别,所以译者在选择汉字时,就尽量地照顾到

能标出性别来,如厄勒克特娜(Electra)、克吕泰涅斯特娜(Clytaemnestra),其最后一个音节,译者就不选“刺”对译,而选“娜”,因为这两位均是女性。按照这些标准,则有些被本书采纳为引文的希腊原著的汉语译文中的专有名词音译,就会与本书行文不一致,这时,译者就不得不对引文中的专有名词音译做出调整,以与行文相一致,这是特别要向引文的译者表示歉意的。本译本在专有名词和书名第一次出现时,附上英文原文,故不做专有名词音译对照表。且大多数重要音译对照可在附录里的“索引”中找到。

虽然古希腊典籍中还有很多,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希腊抒情诗和演说辞等,还没有第一次译译为汉语,但就目前学界前辈所做出的关于古代希腊的功德,就已经让译者受益良多了。所以,我是要特别感谢那些本书引文的汉译前辈们,如果没有他们前行的足迹,后学如我是怎么也不会走到古代希腊这块乐土上来的。汉译引文的援用,本书随文注出译者,至于版本,请读者参看附录里的“深度阅读书目”。本书引文若没有标明出处,则是译者根据该书英译引文自行译出。

该书的翻译,最得感谢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王扬先生,他慷慨地为译者提供了他所翻译的、还没有得以出版的《荷马神颂》、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农作与时日》以及四卷本的《早期希腊抒情诗》,不仅在引用原著时得以采纳,而且对于译者在理解相关章节时也受益匪浅。

本译本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译出。

作为古希腊文学的普及读物,该书说明了古希腊文学的基本信息,如果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这个译本,对古希腊文学产生兴趣,就是译者的最大心愿了。

译事艰辛,学海无涯,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指正。

译者

2011年12月中旬谨识于成都

初版序

自从 1933 年波纳的《古希腊文学》(*Ancient Greek Literature*)出版以来,新的发现使我们所能获知的古希腊文学数量剧增,在抒情诗和喜剧方面尤其如是。就是在普遍接受的观点方面,即便是关于已经研究了很久的古希腊作家们的观点,学者们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为了回答它们而做出了新的考虑,其间变化颇大。这些事实证明,修订波纳的书是必要的,但我们决定以一本不同的书来取代它。在这本书中,来自古希腊文学作品的作为例证的引文占有更大篇幅,并给予晚期古希腊文学以更多关注。

我们中的每一位都阅读了其他人所撰写的章节,提出了意见,并根据其他人的意见修订了自己所撰写的章节。在每个方面,我们始终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每个人只对系之于其名下的章节中的观点或判断负责。除了特别标明的地方外,每一章节中的古希腊引文都由该章节的作者本人所译。

多佛(K. J. Do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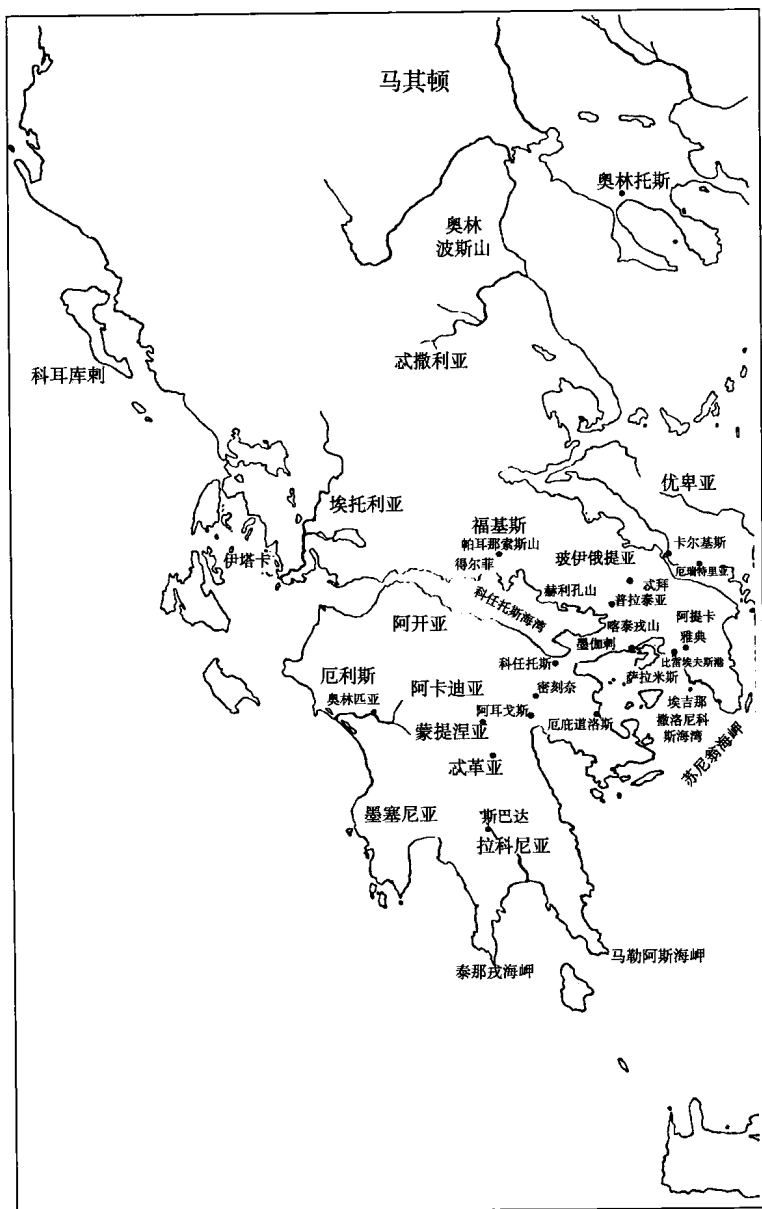
维斯特(M. L. W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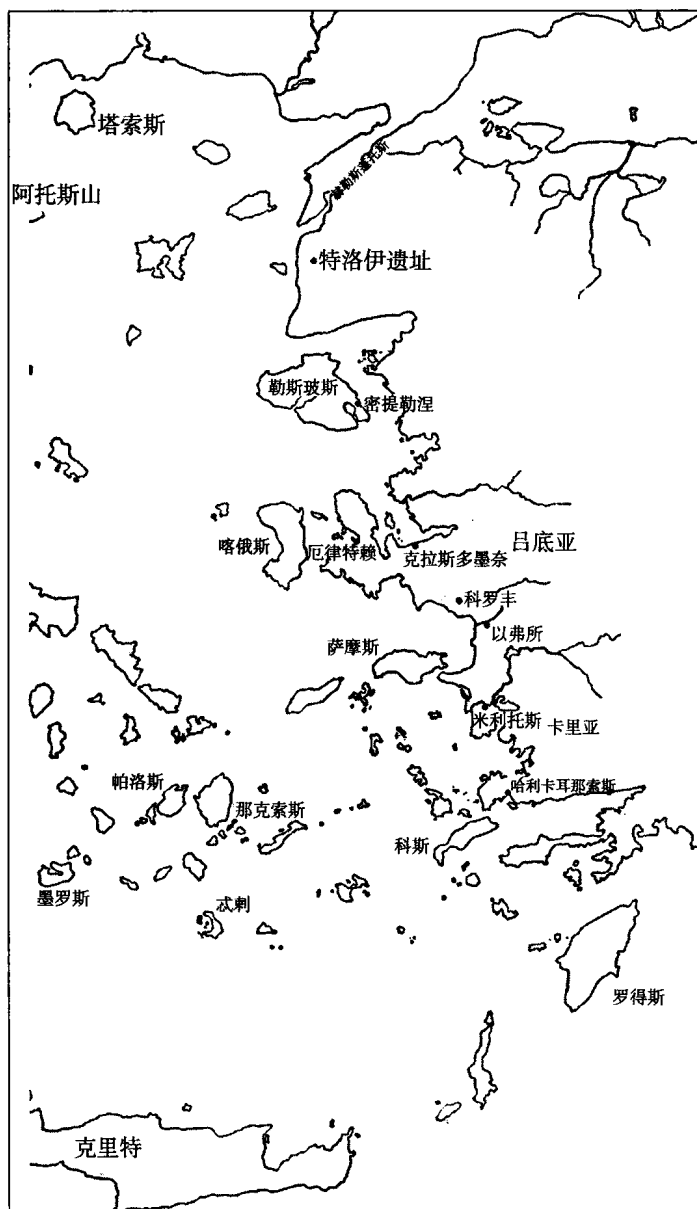
格尼斐(Jasper Griff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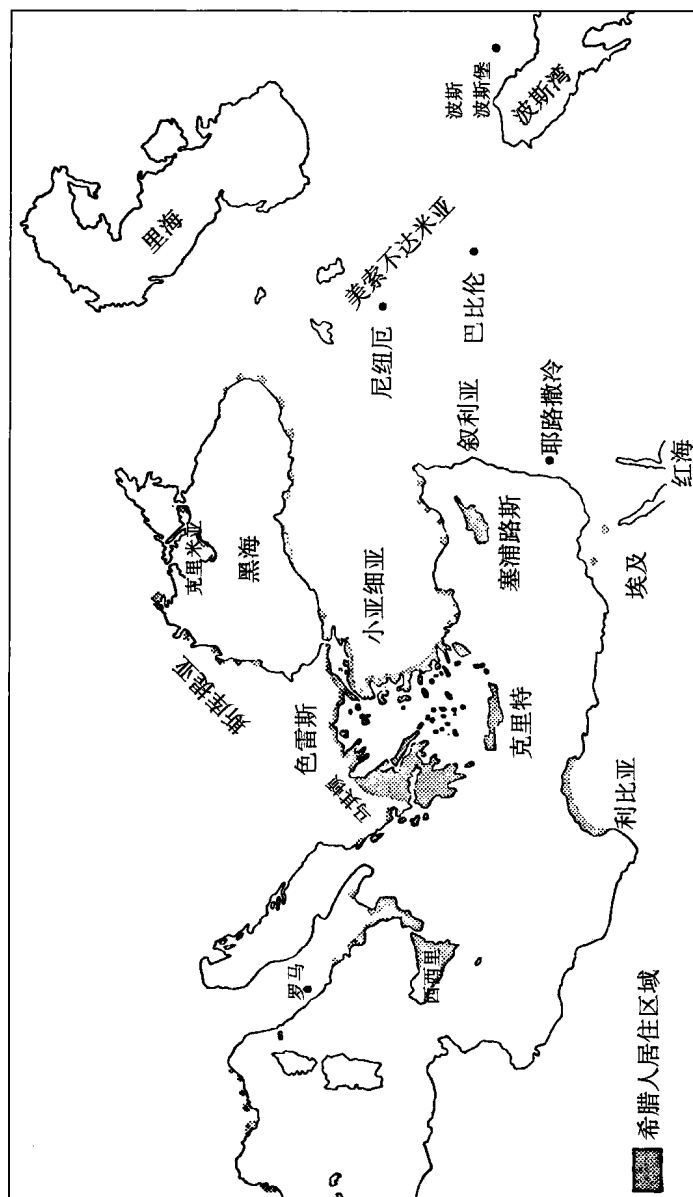
波维(E. L. Bowie)

第二版(1997)序

根据新的发现和新的考虑,已经重写了一些地方(页 14,25,26 - 28,34,36,40,43 - 44,106,120,138,145,148),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小的纠正。深度阅读书目根据目前研究情况做了及时调整。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初版序	1
第二版(1997)序	1
古代希腊地图	1
一 导论(多佛 撰)	1
二 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歌(维斯特 撰)	10
三 其他早期诗歌(维斯特 撰)	32
四 悲剧(多佛 撰)	59
五 喜剧(多佛 撰)	87
六 古典时期的史家(多佛 撰)	106
七 古典时期的科学与哲学(多佛 撰)	126
八 古典时期的演说辞(多佛 撰)	145
九 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50年的希腊文学(格尼斐 撰)	159
十 公元前50年之后的希腊文学(波维 撰)	184
年表	212
深度阅读书目	217
索引	224

一 导论

多佛 撰

[1]①希腊语不是一门死语言,因为凡是去希腊(或者墨尔本、波士顿)的人都能亲自看到和听到这种语言。但所有的语言始终都在变化。就像一个说英语的当代人如果没有学古英语的话,就读不懂格利高里(Gregory)的《牧师之职》(*Pastoral Care*)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时期的英文版本(1100年以前的文本),一个说希腊语的当代人如果没有学古希腊语,同样在读柏拉图(Plato)的《斐多》(*Phaedo*,写于2300多年前的希腊语)时,也不会有多大进展。由于语言的变化是渐进的,而非突变,所以在确定一门语言的“早期”、“中期”和“现代”阶段的划分时,一定程度上就是任意而约定俗成的。在希腊语这种情况上,因为基督的诞生使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它有利于做出希腊语的历史分期。按照通常的惯例(特别在英语世界),“古希腊文学”意指在前基督时期用希腊语写作的文学和在基督时期的头六个世纪非基督徒用希腊语写作的文学。根据这个标准,尽管《新约》(*New Testament*)是古代时期②以希腊语写作的,但却不属于古希腊文学。

文字书写在青铜时期的希腊和克里特(Crete)就有了,但从那个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表明,它们是些财产账簿和行政文书,而不是文学。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显然要除开塞浦路斯(Cyprus),

① 为英文版页码。书中提及“参照本书某页”的页码和书末“索引”所标页码即为英文版页码。

② 即 antiquity,指中世纪之前的时期,即一般指公元6世纪及其以前。

文字书写却从希腊世界中消失了。大约 400 年之后,希腊人改造了腓尼基人(Phoenicians)的文字书写系统,创造出一套简单而有效的字母,这是英语字母和斯拉夫语字母最远的祖先。流传下来的以希腊字母书写的最早文字是一些铭文,这些铭文常常是一些轻浮或猥亵的文字,刻于陶罐或岩石之上,时间可以确定为公元前 700 年前后。为不同目的,希腊人已采用了种类繁多的书写材料和技艺,但文学作品是用墨水写在[2]莎草纸上的。莎草纸是一种纤维材料,以一种埃及植物制作成一片一片的,再用树脂粘住边沿成长卷。

我们所拥有的最早希腊文学作品是诗歌。它们是公元前 700 年至前 550 年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专门用于歌唱或吟诵:描述英雄先祖的冒险经历,或者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有关诸神的业绩和争斗;在节日上,舞蹈的歌队所表演的赞颂和祈祷;道德和实践的告诫;讽刺、辩论和适合于聚会和打发时间的歌曲中对个人情感的表达。

当我们想起希腊文学,首先映入我们脑海的也许是希腊悲剧。然而,希腊悲剧却是相对晚近出现的,那是公元前 6 世纪后期的创制。我们所拥有的最早一出悲剧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波斯人》(*Persians*),上演于公元前 472 年。同一时期看到了散文文学的尝试,这种艺术形式对于埃及和近东的古代文明而言,却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恰如所发生的那样,对希腊世界来说,在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这个时期都是一个转折时期。在内部,它以一些民主政体城邦(著名的是雅典)的巩固为标志,据此,希腊人意欲以多数人的投票来做出政治决定,这种投票是在以所有成年男性自由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中产生的。在外部,这是波斯帝国的统治延伸到爱琴海滨,并企图使希腊大陆臣服却又在公元前 480 年至 479 年被希腊人的英勇、技术和好运所击溃的时期。这个转折把希腊历史的古风时期(或前古典时期)与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这个时候,希腊艺术家正独立地致力于把优雅和流动性植入石雕之中。但是,波斯入侵的失败与当时政治、艺术、文学的发展之间的任何因果关联都必然是极为主观的玄想,因为在希腊人确信他们能够对抗波斯,捍卫他们